

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醒龙、阿来
著名评论家李敬泽、施战军
联袂推荐



鲁迅文学奖获奖者次仁罗布小说集首发
糌粑奶茶酥油 香烧桑转经听说唱
从魔幻风情走入日常内心风景

放生羊

མཚོ་ལོ་ལོ་
次仁罗布 / 著

中国出版集团
中译出版社



放生羊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放生羊/次仁罗布著. —北京: 中译出版社, 2015.8

ISBN 978-7-5001-4190-7

I. ①放… II. ①次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64585 号

出版发行 / 中译出版社

地 址 /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六层

电 话 / (010) 68359376, 68359827 (发行部) 68359523 (编辑部)

传 真 / (010) 68357870

邮 编 / 100044

电子邮箱 / book@ctph.com.cn

网 址 / <http://www.ctph.com.cn>

总 策 划 / 张高里

策划编辑 / 刘黎黎

责任编辑 / 刘黎黎

封面摄影 / 车 刚

封面设计 / 孙艳武

排 版 / 竹叶图文

印 刷 /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规 格 / 710×980毫米 1/16

印 张 / 20

字 数 / 250千

版 次 / 2015年8月第一版

印 次 / 2015年8月第一次

ISBN 978-7-5001-4190-7

定价: 32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中 译 出 版 社

目录

阿米日嘎	/ 001
尘网	/ 020
传说	/ 040
德刹	/ 053
放生羊	/ 063
焚	/ 078
界	/ 089
绿度母	/ 137
罗孜的船夫	/ 151
前方有人等她	/ 162
秋夜	/ 171
曲郭山上的雪	/ 188
杀手	/ 207
神授	/ 217
八廓街	/ 263
言述之惑	/ 287
雨季	/ 300

阿米日嘎

接到报案，我匆匆开着那辆北京吉普，向案发地然堆村进发。汽车在简易的土路上颠簸，车里到处都在发出声响，五脏六腑在我体内晃动个不停。这破车不会在半路上散架吧？要是散了，我只能徒步走到那山沟里，处理这件烦人的案子。

说实话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案子，就一头种牛死了，现在种牛的主人怀疑是被人投毒而死的。然堆村的村委会主任硬是叫我过去断案，说公安判得绝对正确，以后村民不会再有怨言的。屁话，就为了这句屁话，我得在路上震荡一个多小时。

开阔的前方是整片的沙棘林，她们等待我穿越过去，灰色的枝干远远地向我招展。要是春季我倒乐意从这里过，沙棘枝叶上细碎的黄花，在阳光下像金子一样熠熠生辉；可是初冬一片萧瑟，让人无端地提不起高兴劲来。

这颠簸让我难受。我停下车在沙棘林边方便，一股滚烫的尿渗进发灰的土里，冒出各种不等的泡来。我刚把拉锁拉上，只听沙棘林里传来嚓嚓的声响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农妇赶一头牛出来，她背上的柳筐里装满了牛粪。

她咧嘴向我笑。这是个上了年纪的农村妇女，头上缠着花格头巾，脸上堆着沟壑纵横的皱纹。

“你好有收获，装了满满的一筐牛粪。”我说。

“不止这些，这头母牛刚配上种了。听说是从外国引进来的公牛，很贵的。”她停下来，从怀兜里取出鼻烟盒，开始吸鼻烟。白黑相间的母牛，不住地摇动细瘦的尾巴。

“配一次种要多少钱？”我盯住母牛黑不溜秋的屁眼问。

“很贵的。”她脸上有坏笑。

“哦！”应着我赶紧把目光移开。

“你是县上来的？”

“我要到然堆村去，听说那边的一头种牛死了。”我回答。

“啊！是贡布家的种牛。那头种牛比我们村里的这头种牛还要贵。为了买那头种牛，他们家欠了很多债。曾听科技人员说，要是用那头配种的话，生出的牛产奶量是我们这边牛的好几倍呢。还有牛的个头也比我们的壮实，产的肉也多。这下他们家完蛋了。”

听了这话，我发觉事态的严重性了，应该赶紧到然堆村去。我的眼前闪现的是一个悲愤的农夫。

“我得赶路了。”

“帮他们好好查查，那头牛可是他们家最值钱的东西。”

我一溜烟跑开了。我现在顾不得震荡只能向前赶，把很多灰蒙蒙的村子甩在了后面，终于看到通往然堆村的那个山嘴。

汽车在沟壑里行使一段后，开始爬盘桓在山间的窄狭的小路，道路左侧是裸露的石块和矮小的枯草，右侧是幽深的沟谷，半山腰上零零散散地坐落着村民的房子。顺房子下来的坡地上，层层梯田滚落下来，方方正正地很有规则。村头和村尾有几株硕大的杨树，远远地望去发黄的叶子在阳光下一片金色。这里不仅闭塞，也很宁静。

北京吉普哼哼唧唧着吃力地爬极陡的山路，之字形的山路上不时需要转弯。前面又是一个转弯处，我刚打方向，路边上站着村委会主任普

琼，他挥手示意我停下来。蠢人！我心里骂道。这么陡的斜坡我怎么停，一停这破车就会滑到山脚下的，你还要不要我断案！我没有理会他，只顾着继续往前开。侧眼一看，倒车镜里普琼主任在一片灰尘中奔跑，张着嘴挥着手。我却只能勇往向前。

我把车子停在了村口的杨树下。没一会儿，普琼主任灰头土脸地赶了上来，看到他这副样子，我心里有些愧疚。“这山路太陡了，汽车刹车不好，不敢停。”

“来了就好。来了就好。”他气喘吁吁地弯下腰，两手搭在膝盖上，晃着灰不溜秋的脑袋。

我掏根烟递给他，他把烟夹在了紫黑的耳朵上，依旧弓着身。我点上烟抽了起来。

“先到我家去吧。”普琼主任说。

“不了。等你缓过来，给我说个大致的情況。”我希望能马上断案，然后回县城去。

“贡布上午把种牛拴在村后坡地上的杨树下，回来时遇到了嘎玛多吉。一个钟头后贡布再去看种牛，杨树下已经没有种牛。他爬上山坡去找，在一块大岩石后的荆棘丛里发现了种牛。种牛嘴里吐着白沫，倒在荆棘丛里，已经死掉了。贡布认定是嘎玛多吉把种牛牵走，然后给它投毒的。嘎玛多吉却不承认，说他不会干这种损人的事情。他说上山后就和洛桑在一起，洛桑可以给他证明。大致就这么个情况。”普琼主任喘着气把话说完了。

“种牛抬过来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上午就抬过来了。”

“你先领我到贡布家去。”

“车子可以开到他家门口。”

“那好。上车吧。”我们开着车进村，路边觅食的鸡惊得直往岩板砌

的院墙上飞。几个脸蛋黑红、头发蓬乱的小孩，撵着车尾追过来。按照普琼主任指的方向，吉普车向右拐进一个胡同，停在一家院门前。

我还没有下车，院门里蹦出一个清瘦高个的农民。他见车上下来的只有我和村委会主任，不相信似地趴在车窗上，晃着脏兮兮的脑袋往里看。确信车里再没有别人后，他的情绪极度低落。那些撵车的小孩滴着鼻涕，吵闹着赶到了这里。他们一见到这个哭丧着脸的农民，转身往回跑。

“这是从县公安局来的。贡布请人家进屋呀！”普琼主任说这话时，屋里两女一男也来到了院门口。

贡布垂着双肩，闷闷地转身，跨过低矮的门槛，把清瘦的背影扎在我的眼睛里。

“请进来，索曲打酥油茶去。”头发花白、手里转着经桶的女人，对旁边的中年妇女吩咐。

“不用。”我说。

“赶了这么远的路，肯定口渴了。喝点茶再办案吧。”普琼主任附和道。

我的脚跨过了门槛，一眼看到躺在院子里的种牛。真不敢相信，有这么庞大的牛呀！它把院子的一角全给占据了，午时的阳光下淡肤色的毛油光锃亮。我绕着种牛转了一圈，脖颈上的牛皮绳弯曲着耷拉在两个前蹄前，这一侧的身体上没有伤。

“帮我翻个身。”我们四个男人使足吃奶的劲，种牛才翻了个身。翻过来的这一侧也没有伤，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它嘴边涎着的唾液。我用力掰开它的嘴，粗糙的舌苔上是黏稠的液体和碎细的草。

“洗手吧。”普琼主任说。

叫索曲的女人已经接好了一铜瓢的水，这水慢慢流到我的手上。我的旁边是两只手插在袖管里、显得失魂落魄的贡布。

这时，贡布的院门口垒起了很多个黑不溜秋的大脑袋，叽叽喳喳的议论声响个不停。普琼主任呵斥着把院门给关上了。

“贡布，你把事情的经过给我复述一遍。”我擦干手后跟贡布说。

“有什么说的。你直接把嘎玛多吉抓起来，让他给我赔钱。”贡布的声音提高了几度，脖子梗得极直。

“这像什么话？办案得讲究个调查，这样一准能逮个正着。上楼，把事情经过跟公安同志好好叙述一下。”

普琼主任的话使贡布的情绪稍稍平静了一些，硬实的脖子耷拉下来，拖着脚上了木梯。

“你让门外的村民散开，别让他们吵闹，我要单独问贡布。”我说完，径直上楼去。

我和贡布面对面坐下，把兜里的笔记本掏了出来。

“事情的经过一定要说实话，不能冤枉人。”

“脱缰的马能牵住，说出的话收不回。我怎么会说瞎话？”

“那行。你把上午发生的事情给我讲一遍。”

案件记录（1）

时 间：2006年10月25日中午一点二十分

地 点：然堆村

报案人：贡布 男 46岁 文盲 然堆村人

今天早晨太阳出来时，我在麻袋里装了些草料，然后牵着种牛到了村后的杨树下。像往常一样，我把种牛的牵绳绑在杨树树干上，草料倒在了它的面前。种牛晃着脑袋，咀嚼草料，那油光的毛色在阳光下闪亮。我一高兴抚摩起了它的脊背，想过些时让它给家里的两头母牛配种，来年生出的牛犊肯定比村子里的任何牛都壮实。我一高兴就站在种牛旁呆

了很久。它把草料全吃完了，靠近杨树搓脊背。它肯定是痒了，我用十个指头帮它挠，它乖顺地低着头，甩动尾巴。等我挠完它的全身，太阳已经过了山头，阳光罩住了整个村子，有些妇女背水桶到村口去背水。我想在这儿呆得够久了，得回家去。我拾起地上的麻袋往村里走去。

刚进村，迎面嘎玛多吉走过来。他右手握着一把砍柴刀，左手提着牛皮绳。我跟他没有打招呼，因为他是个坏人。好歹分不清，不如一只狗。是吧？

我刚把种牛买回来时，村子里的人都非常羡慕，唯独他那时就开始打起了坏主意。

那是今年的夏末，我从信贷所借到了五千元，又从亲戚、邻居那里东借西凑了三千元，再把家里的积蓄添上刚够一万元。就用这些钱从拉萨买回了这头种牛。先是让它坐车到了县里，而后改乘拖拉机运到了村子里。那天午时到的村子，全村人聚集在村口看牛，他们的眼珠子都要爆出来，嘴巴也歪了。拖拉机的声音淹没了他们的议论声。

我把牛从拖拉机上赶下来，准备牵往自家院子里。嘎玛多吉凑过来，撑开他的巴掌，在种牛屁股上狠狠地拍了一下。我很不高兴，黑下脸吼道：“又不是你家的，这么狠心拍呀！”嘎玛多吉却哈哈大笑：“不亲眼去查查看，烟和蒸气易混淆。真是一头好牛。”听到这话我的怒气也消了。全村人随着种牛来到了我家门口，其中的有些人进到院子里，有些趴在院墙上往里瞅。这时我能真切地听到他们的啧啧惊叹声。我很高兴，觉得自己借款买种牛买对了。那天下午村民们围在我家问个没完，我一一回答说，种牛是阿米日嘎（美国）的。路上花了三天时间。科技人员说产奶量会翻倍。给它喂草和其他的饲料都行。科技人员说我是我们村子里第一个靠牛致富的人。

月光落下来，他们还没有要走的意思。我既困又饿，只得请他们回去。村民们的表情一下不高兴，黑着脸陆陆续续地离开了。等人走完，

我妈过来对我说：“太白了容易弄黑，太长了容易折断。你要对村民们亲善一点，这样得罪的人要少一些。”她开始转动她的玛尼。我没有理会，我也知道跟人怎么相处，只是我真的太累了，想早点躺下睡觉。我跟我媳妇说：“去拿解渴的来。”媳妇拿来了青稞酒。我把青稞酒和糌粑一拌，咕噜噜地喝进肚子里，然后跟我弟弟说：“晚上你给种牛喂些草料，把它跟母牛隔得远一点。”吩咐完，我就去蒙头睡觉。

第二天不到午时，已经陆陆续续地来了很多个村民，他们想让我的种牛给他们的母牛配种。哼，想得美！村里40多头母牛，一个个让它来操，它不虚脱才怪呢。我赶紧拿科技人员来压制他们的这种想法，说：“科技人员嘱咐过我，说种牛刚从阿米日嘎过来，先要让它在山村里适应几个月，没有问题了才可以配种。我借钱买的牛，可不敢冒险呀。”村民们不好再说什么了，临走时他们却说：“等它适应过来，可别忘了你的承诺。”我真的没有给他们许什么诺，他们这么一说倒是我的压力陡然增加了。我想这么多的母牛在等着，配种也不能当三顿饭呀，一天三次，那受得了吗？

我闷着头坐在阳台上晒太阳，这时大门门楣上的铃铛叮当响了一下，我伸长脖子一瞅，嘎玛多吉的黑手和圆脑袋从门板边伸进了院子里。我一下赌气，脸色阴沉下来。嘎玛多吉站在院子里仰起脸向我微笑。你说木炭即使用泉水洗、棉布擦，黑的本质能洗得掉擦得了吗？我一向认定嘎玛多吉是个坏人。他上楼来挨着我坐。“村里人快把你家的门槛踏扁了吧？”他说着给我一根烟。“来过几个。”我回答：“一半多的人已经过来了，剩下的还在犹豫着呢。”“我可是个直爽的人，这样吧，配一次种要多少钱？”嘎玛多吉问我。我又用科技人员来唬他。不料他却对我说：“你这是瞎说。阿米日嘎人多壮实，听说他们刚到珠穆朗玛山脚下，晚上男女就要一起睡呢。女的一兴奋就要嗷嗷乱叫，附近的村民们还以为狼下了山，提着手电举着木棍跑出来，要驱赶这嚎叫的母狼。翻译见

这架势，急忙从帐篷里钻出来，挡住村民，说，这是阿米日嘎人在交配。村民们一脸的怀疑，说，交配就交配，怎么还要叫的跟狼似的？翻译哑语了。想想人家阿米日嘎人多结实，阿米日嘎的牛那更不用说了。”我真的说不赢他，只能说：“你才瞎说呢。它要配种，先要配我家的母牛，然后我才考虑其他家的母牛。”嘎玛多吉戳穿了我的谎言，一脸讥笑地盯着我看。他又递给我一根烟，我没有接。嘎玛多吉站起身对我说：“我说的话，你考虑一下，多少价由你来定。”没等我回答，他下楼出了院门。

河流都有两岸，事情都有两面。本想买了种牛以后我们家在村子里会受到尊敬，不料却成了村民们讨厌的对象。人们故意与我们家疏远，说些风凉话，这些我都能理解，我这个尖冒的太突出了，使他们都无法接受。按常理，所有人都在说你的时候，你家容易发生一些灾祸，我得避免这种事情发生。我背着家人准备好了供灯、哈达、二十元钱，在一个黎明翻山去了翅舞寺，并让僧人帮我念消灾免障的经。拜完佛我心头的那些个阴霾一扫而光，想到佛祖会好好保佑我的。我在村子里昂起了头，再也不怕人们的嘀咕了，经常牵着种牛从村子里进进出出。村民们虽然装作没有看见我，但我发现他们眼睛的余光还是落在我家种牛身上。这种争斗相持了十多天，村民们开始败下来，他们的态度又像先前一样了。我再牵着牛过去，他们跟我打招呼，给我一根烟或者一撮鼻烟，话题自然要落到配种上。碍于面子，我每次都要答应得含含糊糊，做到今后让他们抓不到话柄。我们家又融进了大家庭里。这样我母亲对我的怨言和责备减少了。要不她爱说，你把整个村的人弄得人心惶惶了。你把我们家置于孤立境地了。没有种牛，我们的生活过得一样开心……她的唠叨让我心烦。

我想一切都会好起来，村民们会慢慢接受种牛的。呸，就这个嘎玛多吉又给我生出了事端，真应验了那句：坏人不惩处，好人不安宁。那是个中午时分，我家的种牛拴在村后的杨树下，嘎玛多吉偷偷牵着他家

的母牛，强行要让我的种牛配种。种牛怎么会看上那头干瘪的母牛，嘎玛多吉拽着种牛的绳子硬往母牛身上拉，种牛的前蹄一搭上去，母牛趴倒在地上。这坏人还不死心，挑逗种牛的欲望，种牛被他骚得欲望难耐。嘎玛多吉怕他家的母牛扛不住种牛，自己钻到母牛肚皮底下帮它顶。种牛的前蹄一搭上去，嘎玛多吉和干瘪的母牛摇摇晃晃。种牛一顶，嘎玛多吉和他的母牛摔倒在地。那时我在家里修理农具，突然眼皮跳个不停，哎，有什么倒霉的事要发生呢？我丢下手里的活，出门往拴种牛的方向走去。我到的时候嘎玛多吉雇了个帮手，嘎玛多吉钻在母牛肚子底下，群佩引导种牛爬上去。一见到这场景，我气得脸涨红，喉咙干燥，跑过去一脚踢在群佩的屁股上，他趔趄着倒在地上。嘎玛多吉还从母牛肚皮底下喊：“起来，快扶上去。”我用鞋底踹母牛的侧背，嘎玛多吉和母牛仰翻在地。嘎玛多吉看到了愤怒的我，马上爬起来抢辩道：“贡布，那天我们说好了的啊，配了种我给你付钱，可是现在还没有配上。你来了正好，帮帮忙。”我看看四周，一块石头一根木棍都没有，我握紧拳头一拳飞向嘎玛多吉的右脸，他被掀翻在地。我跑过去骑到嘎玛多吉的身上，揪住了他的头发。群佩跑过来拽我的手，这让我很生气，我松开手，站起来去撵打群佩。群佩被我的怒气吓住了，掉头往村子里跑。我一边大声谩骂一边捡石头向他砸去。我的谩骂声引来了很多村民，他们抱住我要我冷静。我当着村民们说：“向三宝起誓，要是今天我不把嘎玛多吉和群佩宰死，那么我就不叫贡布。”我的起誓让村民们后怕，有人跑去找来了普琼主任和村秘书。他们的调停让我很郁闷，我要求嘎玛多吉要给我配种费，可是普琼主任他们却裁决不用给，原因是种牛没有能够插进去。他们臭骂了一顿嘎玛多吉，并让他向我赔罪道歉。嘎玛多吉给我赔罪道歉，我坚持不接受，执意要求赔偿。村民中有人开始态度转向，从同情我转向反感我了。想钱想疯了。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还要什么赔偿。都是同一个村的，还要这么相逼……这些议论声让我的心境更加糟糕。

我想：我借债买来一头种牛，却把全村人都给得罪了，难道村子里就容不下这头种牛吗？我既气愤又委屈，这时我妈挤进人堆里，拉着我的手，要我回去。我说还没有公正地解决这件事。她却说：“虱不搔大山，虎不吃马尸。事情被主任和秘书像量尺一样公正地解决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服的。”我虽然气愤，可不能让妈妈伤心，她已经七十多了，只能顺从地听她的话。我骂骂咧咧地离开了人群。

这以后我都比较提防，转眼就过去了二十多天，种牛的身体愈加结实，我想到了该给自家的母牛配种的时候了。

今早我遇到嘎玛多吉后，心里有些忐忑，干脆调头跟在他的身后。嘎玛多吉发现我跟在后面，经过种牛旁边，走向山脚延伸下来的斜坡，后来开始弯腰爬山。我这才折回来。我在家听了一会儿藏语广播，眼睛突然又跳了起来，第一个想到的是种牛，我赶紧跑下楼，到了村子后头。让我大吃一惊的是，牵绳的一截挂在树上，种牛却不见了踪影。我想肯定是嘎玛多吉使的坏。我向山后找去，在一个岩石后的荆棘丛里看到了种牛，那时他快要断气了，嘴里全是黏稠的唾液。我拼命地往回跑，在一个瓶子里泡了点舍利药丸，带着弟弟和路口碰到的三个村民来救种牛。我把药水灌进种牛嘴里时，它已经断了气，身体在渐渐冷却下去。村民们说，赶紧让普琼主任给县里打电话报案。我让弟弟去办这件事，顺便让他叫几个村民过来，帮我把种牛抬回家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，我没有说一句假话，我可以向三宝起誓。

受害人：贡布

我给贡布重新读了一遍他的陈述，在确定没有出入的情况下，让他在名字上摁了手印。

他问：“能断案了吗？”

我说：“不行。我还要找嫌疑人问话。另外，你带我到村后的杨树下

和发现种牛的地方去实地查看。”

我仔细地查看了拴在杨树上的那截牛皮绳，再到发现种牛的地方细心地寻找线索。之后在普琼主任的带领下，来到了嘎玛多吉的家。

案件记录（2）

时 间：2006 年 10 月 25 日下午三点

地 点：然堆村

嫌疑人：嘎玛多吉 男 22 岁 初中文化 然堆村人

我嘎玛多吉今天真是倒霉。贡布家的种牛死了，责任却推到了我的头上，真的很冤枉。今早我父亲让我骑自行车到前村去问岩板的销路，我说不急，明天去。我先要给家里砍些柴火，免得我不在的时候两个老人辛苦。要是今早我去了前村，就摊不上这件倒霉的事情。早晨太阳出来后，我把砍柴刀和绳子准备齐，到村后的山上去砍柴。我在路上碰到了贡布，本来他要回去的，一见我往村后走去就跟了过来。我当时就觉得好笑，想到他这人真是小肚鸡肠，头也没有回只顾着往前走。我在半山腰遇到了同村的洛桑，我们俩一起砍柴。当时，我还跟洛桑开玩笑说，贡布一直送我到了山上。洛桑回答，贡布怕你把他家种牛的生殖器给割掉。我们开着玩笑，噔噔噔地砍伐灌木的枝干。（大概是什么时候？）太阳已经移到了山坡的白塔上。当我俩把那些树打捆时，我爸气喘吁吁地跑上山来，揪住我的耳朵骂我，你怎么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你把贡布家的种牛给毒死了，我们赔不起，你自己坐牢去吧。说完他自己倒先哭了起来。种牛被毒死了？我问。已经死了，人家贡布说是被你毒死的，还叫来了县上的公安。我爸全身哆嗦，泪水淌个没完。瞎说，我一直和洛桑在山上，谁能证明是我下的毒。我理直气壮地回答。我爸不哭了，转身问洛桑，是真的吗？我们俩一直在一起，兴许是别的人看不惯，

下的毒呢。洛桑回答。我爸沉思了一会儿，马上催促我俩下山。我们进村时遇到了几个村民，他们表情凝重，一脸的严肃。村秘书跑过来，通知我不要乱走动，待在家里等公安处置。我听了很生气，拍着胸脯问，凭什么？我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去，这是我的自由。村秘书说，公安来了，你再跟他谈自由吧。我还想说的时候，我爸把我推了过去。

我们回到家等待着公安的到来。

（听说以前你到贡布家，商谈过配种的事情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）是呀。那时我刚从拉萨打工回来，身上有几千块钱。贡布家买来的那头种牛真的特棒，我在拉萨时电视里见过这种种牛，亲眼见到却是在我们这个小村子里。我也想拥有这么一头牛，或这头牛弄出的牛犊。种牛到的第二天我在村子里瞎转悠，听说一半的村民都去了贡布家，乞求他到时候给他们的母牛配种。贡布却说种牛还没有适应这个地方，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过程。村民们相信了，可让他们沮丧的是还要等很长的时间。我在山南地区和拉萨见过用引进的种牛配种，人家才不说要适应呢，只要母牛主需要，能交得起钱，种牛就得拼上命来交配。那时我为这些种牛鸣不平，喜欢的不喜欢的它都要爬上去，下来累吁吁的。我当时就向佛祖祈求，下辈子千万别让我投胎成种牛，那我可要累死。我知道贡布不乐意让自家的种牛来给村里的母牛配种，他知道村民们不愿掏钱来配种，他们想用同一个村子的纽带来把钱压到最低，或者免费，这样他当然不乐意。换了我，我也不会答应。我看到了我的优势，我能马上给他配种的现金，而且绝不会欠半分钱。我带着优越感到了他家，我把我的想法说给了他，他却沒有答应，我说我可以等待。之后的几天里，村民们的耐心失去了，他们看到种牛时心里痒得很，这种痒痒滋生出了妒忌和愤懑，无形中大伙结成了同盟，尽力孤立和打击他，背后损人的议论没个完。贡布一家人的兴奋劲一下被端掉了，他木讷地低着头在村子里进进出出。

我知道贡布不喜欢我，村子里上了点年纪的人都不喜欢我，原因是我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，就回到了然堆村。你也知道几年不干农活，再让我下地种庄稼我干得了吗？我乐意干吗？村民们看不惯我懒惰的样子，经常拿我当反面例子。我知道村民们都是井底之蛙，这种闭塞的地方我可不想呆。我知道北京也知道纽约，知道酒吧也知道洗桑拿，可他们知道吗？还有他们每周三都要到村前的白塔前煨桑，祈祷着众生的平等世界的祥和，可现实生活中他们所做的正好相反。他们斤斤计较，相互嫉妒，相互诋毁，我对他们的这些做法很反感。待在村子里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我也会变得跟他们一样。为了使自己不成为他们那一类，我跟其他村子的几个落榜生到拉萨和山南地区去打工。辛辛苦苦地干个半年多，也能挣几千块钱。回到村子里村民们见我挣了钱，那表情像是嘴里吃到了苍蝇，别扭地让我很不舒服。（别扯远了，谈后来的事。）后来嘛，贡布一直没有答复我，我看到他的处境，就想到这可能是个最佳时机。经过两天的观察，发现中午时间种牛要躺在杨树的荫凉地睡一会，贡布那时候不会出来看种牛。我选定了一个中午，赶着母牛到村后去配种，可是我们家的母牛太弱小了，经不起重压每次都要跪倒在地。我用一包烟雇了群佩，让他来帮忙。这时贡布来了，还打了我一顿。我做错了，所以我一直没有还手。可贡布贪得无厌，还要收取配种费。村委会主任和秘书了解了情况，按事实决定不用给钱。贡布却说不公正，一定要重新处理。还是贡布家的老母亲心善，人家老太婆可是个真心向佛的人，她没有为难我，劝自己的儿子回家去了。

我想配种的事到此彻底终结了，于是同前村的其米合资，准备开采岩石板，卖到地区去。如今，贡布却指认我是杀死种牛的嫌疑人，那他要拿出证据来呀。我在拉萨知道不能乱冤枉人，一切要讲证据的。（这些你不用担心，证据会由我来收集，我只要你把事情的经过给我老实地交代清楚。）还要我说什么？（你真的没有靠近那头种牛？没有下